

ISBN 978-7-80254-198-6



9 787802 154198 6 >

定价：120.00元


صحیح مسلم

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

穆斯林·本·哈查吉 辑录

穆萨·余崇仁 译

努尔曼·马贤 校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穆萨·余崇仁编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254-198-6

I. 穆… II. 穆… III. 圣训 IV. B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5406号

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

穆斯林·本·哈查吉 辑录

穆萨·余崇仁 译 努尔曼·马贤 校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特约审稿: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责任编辑: 赛 勤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本记录: 889×1194毫米 16开本 53印张 1300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198-6

定 价: 120.00元

序 一

余振贵^①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以经训为本。在穆斯林眼中,“古兰”统天理物,圣训经世济民;“古兰”是纲,圣训是目。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文化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着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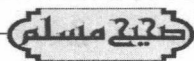
圣训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相比《古兰经》而言,我国穆斯林对圣训的学习、介绍和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颇显不足。可以这样说,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穆斯林所接触到的圣训只是教职人员言谈中引用的只言片语或其它经籍引证的零散片段。至于著名圣训经典的系统介绍,特别是其汉文翻译工作,起步更晚。至上世纪 20 年代河北著名经学家李虞寰的《圣谕详解》方开中国穆斯林翻译圣训专辑之先河,之后,圣训的汉文翻译和研究工作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并渐有所成。

圣训是了解、学习和研究伊斯兰教义、文化不可或缺的典籍和文献。著名圣训经典的好的汉文本,是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各界人士和广大穆斯林群众了解、学习和研究伊斯兰的必备工具书。工具书者,必备普遍性和代表性。以《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为代表的逊尼派六大圣训集在穆斯林世界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巨大的影响力。但因其数量巨大、经义深奥,一直没有其完整的汉译本,实为憾事。

近年来,宗教界爱国人士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中国伊斯兰教界开展的“解经”工作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全新工作。中国伊斯兰教“解经”工作必须以经训为本,因此,可靠的经典源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对圣训的汉文翻译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人员可分为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学者两部分,其中前者又包括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研究者。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先贤们创造了“汉文译著”的研究体例和范式,涌现出了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第一次学术高峰;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再现辉煌,受乾嘉以来考据学风的影响,主要以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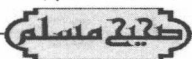
^① 余振贵,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规划组成员,著名伊斯兰学者,研究员。著有《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合著)等多部专著,发表大量学术论文。



统史学为研究方法,催生了陈汉章、陈垣、金吉堂、白寿彝、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以愚、傅统先、马坚等学术名家;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带来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第三次学术高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进程中最活跃的时期。历史的机缘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的共同努力,造就了中国伊斯兰学术研究的三个黄金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宗教人士研究者光彩夺目。他们懂语言、懂教门、懂穆斯林的心,在研究上天生具有“入乎其中”的优势,是中国伊斯兰教一支重要的学术研究力量。穆萨·余崇仁阿訇便是其中之一。

穆萨·余崇仁是来自塞上江南——宁夏的一名年轻阿訇。他勤奋苦读、志存高远,从事圣训的研究和翻译已逾15年。他以常人鲜有的毅力完成了对六部圣训的汉文翻译工作,为我国广大穆斯林读者和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展示了圣训的全貌。

我生于上海,但在宁夏工作生活近30年。宁夏有良好的伊斯兰教研究氛围,有一批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人才,同时也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中心之一。我和余崇仁阿訇虽非深交故友,但他对伊斯兰教研究的执着,打动了我这个从事过多年伊斯兰教研究工作的同道者。余阿訇邀我为他的译作作序,推陈出新,提携新人,实为份内之事。以此共勉,是为序。



序 二

努尔曼·马贤^①

以大仁大慈安拉之尊名

“凡使者命令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接受；凡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

——《古兰经》59:7

穆萨·余崇仁是宁夏优秀的年轻阿訇，生长于虔诚的穆斯林家庭，自幼受伊斯兰文化熏陶和教育，受聘任阿訇职多年，并先后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伊玛目进修班深造，他勤奋苦读、信仰笃诚、终有所成。最近得知，他在完成一个阿訇的日常教门服务之余，从事圣训的研究和翻译已逾15年。除与别人合作翻译出有关圣训之外，还将逊尼派公认的六大圣训集全部译为汉文并索序于我，令我甚为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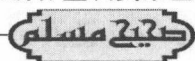
所惊者，六大圣训集，内容极其广泛，洋洋数百万言，一个学历尚不算深的青年阿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此一艰巨任务，如无焚膏继晷、朝斯夕斯、锲而不舍、甘为寂寞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所喜者，圣训经典在我国译为汉文，起步虽较晚，但从上世纪20年代李虞寰阿訇的《圣谕详解》问世以来，先后有庞士谦译《脑威四十段圣谕》，马宏毅译《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陈克礼译《圣训经》等圣训节选本印行。近20多年来，虽然先后翻译出版了几种圣训集节选或选编附注本，包括笔者所译《圣训珠玑》，尚未见人将六大圣训集的任何一集完整译出。崇仁阿訇将此六大圣训集全部译出出版，可谓是一壮举，反映了他在伊斯兰经学方面的造诣，为我国广大穆斯林读者和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展示了六大圣训集的全貌，提供了可靠的经典资源，无疑是将圣训翻译介绍推进了一步，是对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相信其辛劳将会得到安拉的悦纳和偿赐，其成果定会获得读者的认可和欢迎。

我愿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在习研圣训过程中的一点感受，权当其序吧！

圣训的内涵及其在伊斯兰立法史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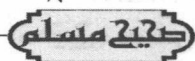
圣训是阿拉伯语“哈迪斯”与“逊奈”的意译。“哈迪斯”意为“言谈”、“言论”；“逊奈”则含有“行为”、“道路”、“法则”等意。二者文字含义虽有差别，但在伊斯兰学术界表达先知言行用语的过

^① 努尔曼·马贤，研究员，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顾问，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主要著译有：《伊斯兰教》、《圣训珠玑》、《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伊斯兰常识问答》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程中趋于同义。中国操汉语的穆斯林习惯称先知穆罕默德为圣人,因此,圣训即为圣先知的言行。但按照伊斯兰圣训学家的定义,圣训还包括先知允许或默认的其门弟子的言行。门弟子的言行,由于得到先知的认可或同意,等同于先知本人的言行,故统归为圣训。圣训中还包括先知门弟子关于先知所经历的事件、所解答的问题、应酬交往中的言谈举止和仪态神情的记述,以及他们对某些古兰经文含义及其降示背景的回忆;再传弟子长期跟随门弟子生活,受其薪传,他们从门弟子口中间接听到的先知言行及对有关问题解释的传述,圣训学家也将其列为圣训范围,所以圣训一词的内涵相当广泛。圣训中还有一种传述格式特殊的言论,称作“哈迪斯·古杜希”(意为“圣洁之言论”),属于先知言行的范畴,可译为圣训。但由于这些圣训在传述格式上是先知传达的安拉旨意,较一般圣训略有特殊,故姑且译称为“圣谕”,以示区别。圣谕虽系安拉的旨意,但又不同于《古兰经》启示。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古兰经》有一定的降示程序,意义和文词均来自安拉;而圣谕意思来自安拉,文词却出自先知之口。第二,《古兰经》是先知亲口依启示所授,公开宣布,令专人笔录,属于连续的传述;而圣谕则是先知向其身边较亲近的门弟子传达的训诫,属于个别人的传述,在先知逝世若干年后经过圣训学家的鉴别和考证,才辑录成文。第三,《古兰经》内容丰富,涉及问题广泛全面;而圣谕段数较少,具体段数说法不一,少则百余段,最多为 800 余段;其内容仅涉及信仰和品行修养等方面。

《古兰经》是先知穆罕默德宣布的安拉启示,是伊斯兰教最根本的经典,是穆斯林行教立法的首要依据,也称为第一法源。《古兰经》文辞简练,含义精深,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大多是概括性的和原则性的,深入理解和付诸执行尚需要具体解析。而圣训文辞量大,内容广泛,涉及穆斯林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问题,大而如信仰纲领,安拉的存在与独一,先知的使命,穆斯林的功修义务,人间的善恶,后世的赏罚,天园的幸福,火狱的可怕;中而如戒令与法规,道德与修养,学习与教育,婚姻与家庭,经济与商贸,军事与外交,战争与和平,养生与医疗,交往与礼仪,清洁与卫生;小而如净仪卫生、入厕出恭、睡觉房事、居住饮食等生活细节方面应注意的事项。其题材或为警句,或为格言,或为散文叙述,或为讲述故事。所以说圣训或则是对《古兰经》思想和规定的重申,或则是对某些经文含义进行的解释和阐发,或则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内容和具体规定。可以说,圣训是对《古兰经》内容的解释、补充和伸延,成为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必须建立的第二位立说立法的依据,也即第二法源。如果说,《古兰经》是经,是纲,圣训则是疏,是目,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源泉。在伊斯兰第一、二个世纪,除了《古兰经》外,所有学问都是混同于流传的圣训之中,伊斯兰各种学科如教学法、经注学、教义学、历史传记学、伦理学和阿拉伯语言修辞学等都是以前述和搜集辑录圣训形式而出现和形成的,圣训的广泛内容以及对其研究为这些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史料,并为其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就以教学法为例而言,早期的法律就是《古兰经》中 200 多节经文所规定的律例和先知解决法律问题的尚未成文的个别案例(下简称“经训律例”),先知归真后,由于伊斯兰国家版图的扩大,信教民族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产生了许多经训律例不能完全回答或解决的法律和社会问题。于是各地的法学家以经训律例为基础并研究、总结其中的立法思想和精神,从中演绎出立法原则,以此原则或制定新法规或审查、吸收各地原有的习惯法,形成了伊斯兰教法体系。在教学法形成的过程中,各地的法学家,都承认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法源,但在具体以圣训为立法依据时出现过两种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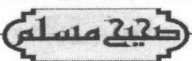


一是在伊斯兰发祥地汉志地区的教法学者主张应重视受先知言行熏陶过的麦地那人的传统,广泛搜集整理先知及其门弟子的言行和他们处理案件的先例,扩大圣训范围,辑录成文,据此编订教法、创制新律例,被称为圣训学派,以麦地那法学家伊玛目马立克(711-795年)为代表;一是在半岛以外圣训流传较少的伊拉克等地区的法学家则认为圣训在当时未辑录在案,口头传述不完全可靠,而且已发生伪造现象,引用圣训作为立法依据时应慎之又慎,主要应以古兰律例为基础并从中总结归纳出创制的原则予以类比,或运用个人见解,本着择优原则,进行创制,解决新遇到的法律问题,被称为“意见学派”,以伊玛目艾布·哈尼法(700-767年)为代表。此派对圣训持慎重态度并不意味排斥运用真实的圣训,如传艾布·哈尼法在教法方面也曾只引用过17段圣训,而且他曾说:“凡是正确的圣训,就是我的意见。”后来,由于对流传各地的大量圣训进行搜集、考证和编辑,随之出现了各种圣训辑录本,圣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加上教法学家沙菲仪等人的折中调和,两派的分歧遂趋于一致,原来的意见学派的法学者,放宽了对圣训的引用,艾布·哈尼法的学生及其后的哈奈菲学派的教法著述中引证有大量的圣训。圣训的搜集、整理、编订似乎是为解决教法服务的,我们可以从伊玛目马立克的《穆宛塔》(al-MUWatta'意为“易读之经”)到逊尼派的六大圣训集几乎都是按教法问题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这个事实中得到印证。圣训中涉及教法的内容比《古兰经》中的规定多,譬如《古兰经》只规定礼拜、交纳天课、禁止高利贷、对偷盗者断手等,却未提出具体要求,而圣训则说明了礼拜的时间、具体仪式,金银和各类财物交纳天课数量的比例,高利贷的各种形式,对偷盗者量刑的标准等等;同时,对经文笼统的指示,加以明确;对经文泛指的问题,予以界定;对经文未曾提出的问题,予以补充,特别是关于品德修养方面论述尤为具体,后来就形成了跨越教法学派、大大超过古兰律例的“圣训教法”。

圣训是由一段段活生生的言论组成的,她所反映出的伊斯兰教是一个注重实际、灵活变通、富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宗教,而不像被教法条条所规定的刻板式的教门。从13世纪以来,以伊本·泰米耶(1262-1328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各种外来文化思想的入侵污染,导致伊斯兰教出现了种种弊端和异化现象,主张以“回到《古兰经》中去”并严格遵循圣训来净化伊斯兰教,使其回到先知时代的纯洁状态,这一思想为近现代伊斯兰各个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唤醒了广大穆斯林对圣训的进一步重视,欲求伊斯兰革新或促使其同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钻研圣训,从圣训中发掘理论依据,发挥圣训的指导作用。

圣训从口头传述到辑录成册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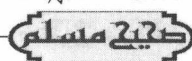
先知在世时,为了突出《古兰经》的神圣地位,曾禁止记录他的言行:“你们不要记录我的言行,谁写下了古兰经文之外的东西,让他抹去。传述我的言行是无妨的。凡借我捏造谎言者,将入火狱。”所以先知在世时其言论没有正式记录,主要是靠圣门弟子的背记和口传心授来保存。先知逝世后,有些圣门弟子担心圣训因无正式记录,随着背记者的谢世和年代久远而散失,欧麦尔任哈里发时(634-644年)产生过搜集圣训的想法,但因当时古兰经文尚未整理定本,担心搜集追记圣训会与古兰经文相混淆,影响其纯正性,故未付诸于行动。随着《古兰经》奥斯曼定本的颁布使安拉启示录的定型,消除了辑录圣训与启示相混淆的顾虑,加上哈里发国家的对外扩展,在新开拓的地域里出现了许多在《古兰经》中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新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逝去,许多能背记圣训的圣



门弟子散落各地及相继谢世,在四大哈里发后期又因伊斯兰内部分裂而出现了伪造圣训的现象,遂使哈里发国家的政治上层和伊斯兰学者更加认识到将先知的遗训搜集整理起来的必要性。于是就有人开始公开辑录圣训,据载著名的麦地那教法学家祖海里(678-742年)是首先辑录圣训者之一,他是先知再传弟子,曾背记圣训2200余段,可惜他的辑录本未能流传于世。伍麦叶王朝时代,哈里发欧麦尔第二(717-720年)排除反对辑录圣训的意见,要求各地长官“重视先知的圣训,把它搜集起来。”并且说“你们应学习祖海里,因为你们找不到比他更懂得已往圣训的任何人。”尽管这位哈里发因在位时间短,没有看到他的号召所产生的成果便与世长辞,但他排除异议力主搜集整理圣训的意见和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伊历2世纪初(即公元7、8世纪之交),在哈里发国家各主要城市如麦地那、麦加、大马士革、库法、巴士拉和呼罗珊等地出现了搜集辑录圣训的民间学术活动。但是,欧麦尔第二的继任者并未继承这一事业,未将此事变为官方行为。当时搜集圣训的工作仅为少数人自发的一项宗教学术活动,所辑录之圣训数量少而不全,又未进行相互核对,难以为官方和穆斯林大众认可。至8世纪中叶,阿巴斯王朝建立,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文化学术研究兴起,书写工具和交流条件得到改进,这都为进一步搜集整理圣训提供了积极的社会氛围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哈里发曼素尔(714-775年)曾提倡人们辑录圣训,并赞扬麦地那的圣训学家和教法学家马立克辑录圣训的功绩。于是,在哈里发国家各地广泛出现了以注释古兰、搜集辑录圣训为主的学术活动。当时大多学者的学术名望,全是建立在其对古兰经注学和圣训学的造诣基础之上。而圣训学的范围,更为广阔,从事这一事业的人尤多。在此阶段最有名的圣训搜集者除上述马立克外,还有麦加的伊本·朱莱吉(699-767年)、沙姆的奥札仪(707-774年)、库法的苏福扬·绍里(716-778年)等人。马立克辑录的《穆宛塔》是保存下来的这一时期按教法问题分类辑录而成的圣训集的代表作,也是逊尼派最古老的圣训法典之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以首传圣门弟子名望高低为序,将其中每个人所传的不同内容圣训编在其名下,汇集成帙,称为“穆斯奈德”(意为“用传述世系串联成的”),其中以艾哈迈德·本·罕百里(780-855年)的包括3万段圣训的《穆斯奈德圣训集》最为著名,是这一时期以首传人的名字为线索辑录而成的圣训集的代表作。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过程中,人们开始重视圣训内容和传述系统的双重考证,排除了一些明显的伪训,把圣训辑录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圣训学的产生与著名圣训辑录本的出现

到了9、10世纪,随着哈里发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圣训的搜集、甄别和辑录工作趋于完善。不少从事圣训辑录和研究的专门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旅行求学”的方式走访搜集、考证核对、归纳分类。在考证过程中,产生了以细化考证圣训真伪、鉴别传述人资质、传述世系是否连贯、制定有关专门术语、区分圣训正确性等级、改进圣训分类编排为内容的圣训学。各教派著名的圣训辑录者一般都是圣训学家。通过他们的艰苦努力,进一步对圣训进行了集散为整、去伪存真的加工整理,淘汰了一些明显违反古兰教诲和先知作风、言词粗俚、意境低下、含有明显派性等内容的伪训。随之各个教派的圣训学家先后编纂出了一些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又各有其长和独到之处的较为完善的圣训集。逊尼派的圣训学家除上述马立克·本·艾奈斯《穆宛塔》、艾哈迈德·本·罕百里《穆斯奈德圣训集》外,还有艾布·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达雷米(7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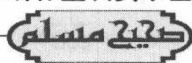
-868年)、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布哈里(810-870年)、穆斯林·本·哈查吉·内沙布尔(821-874年)、苏莱曼·本·艾什尔斯·艾布·达乌德(817-889年)、穆罕默德·本·尔撒·提尔米兹(824-892年)、穆罕默德·本·耶吉德·伊本·马哲(824-887年)、穆罕默德·本·伊斯哈格·本·胡宰玛(837-923年)、艾哈迈德·本·舒尔布·本·阿里·奈萨仪(839-915年)、苏莱曼·本·艾哈迈德·泰伯拉尼(873-971年)、穆罕默德·本·希班(874-965年)、阿里·本·欧麦尔·达莱古图尼(919-995年)和白海吉(994-1065年)等人辑录编订的《圣训集》，名称不一，有的称为 sahih(意为“真实的”或“健康的”，先贤刘介廉意译为“实录”，后来的中国穆斯林学者都沿用此译法)、有的称为 sunain(意为“先知之言行”)，有的称为 jamia(意为“总汇”)，其中伊玛目布哈里和伊玛目穆斯林等六人辑录的六部《圣训集》被逊尼派公认为圣训集标准本。中国穆斯林称其为“六大圣训集”。什叶派的圣训集标准本为“四部圣训根本”(也译为《四圣书》)。第一部为《宗教学大全》，由什叶派著名学者穆罕默德·库莱尼(?-941年)汇编，包括16000余段，内容广泛，涉及该派的信仰学、法学等诸方面的问题；第二部为《教法不求人》(也译“教法学家不予光顾的人”)，由该派圣训学家伊本·巴拜韦·库米(918-991年)汇编。包括圣训6000余段，内容侧重讲述历代先知和该派伊玛目的使命和所传的戒律；第三部为《教法修正》，由该派著名经注学家艾布·贾法尔·图西(995-1067年)汇编，该经原系对穆菲德(947-102年)所著《教法学菁华》一经的注解，内容庞杂，含有圣训13590段；第四部为《圣训辨异》，汇编者同上，内容主要是对一些有争议的圣训的研究，考证，其中收有圣训5511段。艾巴德派的圣训集标准本为 al-jami' al-sahih《意为“实录总汇”》，由巴士拉人勒比尔·本·哈比布(约于723-820年之间)，该经包括圣训1005段，基本是根据先知再传弟子贾比尔·本·宰德(生卒年不详)的传述辑录而成的，内容简练，可靠性强，被该派认为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

通过这一时期圣训学家的努力，随着各家著名圣训集的完成，标志着流传较广的圣训全部被编在案，圣训的规模已被限定，圣训的搜集整理工作遂告结束。此后，圣训学家及圣训研究者的工作任务或为著名圣训集撰写注释，或从其中择编精选本、缩编本，考证、编写圣训传述人物传记，或为其编制各种索引等。

圣训从传述、搜集、整理、辑录到著名圣训标准本的出现历时200余年，经过了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到布哈里等人时代四传弟子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所涉及的传述人近万人，其中首传门弟子约1500余人，而直接参与搜集、整理和辑录工作的几代圣门弟子或学者人数更多，他们都是受先知直接或间接的薪传、信仰虔诚、教门忠诚、学识丰富、有功于伊斯兰教的时代英才，他们集思广益、殚精竭虑完成这项艰巨的学术工程的过程既是搜集、保存圣训的过程，也是发展传播伊斯兰文化思想的过程。我们对他们在发展先知思想和保护伊斯兰文化遗产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丰富成果，十分崇敬。

正确对待不真实和虚弱圣训的价值

圣训在先知时代无正式记录，主要以圣门弟子背记口传心授方式流传，加之年代久远，传述链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漏或添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信众日益增多，其成分多民族化，而先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威望愈来愈高，于是怀有不同倾向或目的的人都



欲借重先知的威望实现自己的思想主张,或为政治斗争需要,或为学派争论借力,或为解惑释疑,或因外来文化因素渗入等原因,出现过错传、伪托、造假以及过分重视传述世系而忽视所传圣训内容与《古兰经》宗旨及先知一贯言行相悖、或与事实和理智不符的伪训或传说。这种情况与中世纪基督教和犹太教出现伪经的社会背景相同。当时他们的一些宗教圣徒将自己的言论或著作,假托于该教先知或某个著名圣徒之作,以便于人们易于接受,并使之流传于世,这种言论集被称为“伪经”。但是这两教的信众认为,即便是“伪经”,只要是记载本教的历史,宣扬本教的宗旨,就承认其宗教价值和效用。伊斯兰教的圣训学家则以严肃的态度对圣训进行考证、甄别,力求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经过几代圣训学家的努力,那些明显的伪训,或已消失,或已被淘汰于圣训之外,被列为经外传说。但是,无可讳言,由于距先知时代久远,限于考证者当时的考证手段及其认识水平,有些不同程度的虚弱圣训甚至伪训,也难免被收载于著名的圣训集中。

我们知道,早在若干年前,西方的某些东方学者,甚至穆斯林也有个别人认为,圣训传述链条长,原原本本传述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多为后人伪托,可靠成分甚少,可信程度甚低。这种贬低圣训真实价值的认识和说法由来已久,不是出于对伊斯兰文化发展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圣训在伊斯兰文化史上重要地位缺乏正确认识,便是别有用心。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穆斯林中也有人说,现有的著名圣训集中仍有一些或传述系统不完整、或内容与著名圣训不一致,或与事实或理智相悖的虚弱成分,不可作为穆斯林行教立法的依据。我个人认为,对此问题也应历史地看待,因其产生有其难以避免的必然原因,是伊斯兰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由开放的一种表现,而且甄别这些伪训并扬弃其中的糟粕,成为当时圣训学产生和发展的一项动力。收载于著名圣训集中的某些虚弱圣训,即便是在其传述系统或传述人的人品、甚至在内容真实方面存在某些缺点,但是无论是其传述人或辑录人都是当时伊斯兰教不同层次的学者,这些论述反映了他们对《古兰经》和先知言行以及伊斯兰宗旨的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对解决当时社会和法律问题以及发展伊斯兰文化思想的见解,是研究伊斯兰文化思想发展史的重要佐证和参考史料。尤其所有著名圣训集的辑录者都是学富五车、虔诚行教、享有盛誉的圣训学专家,经过他们的筛选和鉴定,他们所辑录的圣训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完全可作穆斯林立说行教的依据或参考佐证。所以凡是著名圣训集所存在的那些虚弱圣训,已无法也无必要再去考究其内容是否完全属实属真,其传述世系是否确切完整,只要其内容不悖《古兰经》原则和基本精神,不悖先知一贯的思想与作风,而有利于增强穆斯林的信仰,有利于提升穆斯林的道德素质,有利于鼓励人们奋发上进,有利于促进群体和睦团结,有利于消除罪恶,张扬人间正义,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人类和平的圣训,我们均应采纳和遵行。我们不能因历史上出现过伪训或传述世系有瑕疵的圣训而对这些著名圣训集的宗教和学术价值持怀疑态度,甚至否定其作为立法依据。如果那样,我们将成为伊斯兰文化的虚无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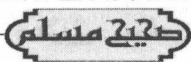
逊尼派六大圣训集简介

逊尼派穆斯林学者从上述诸多圣训学家辑录的著名圣训集中之所以将《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汇集》、《穆吉台巴圣训集》(即《奈萨仪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确定为标准本,因为这六大圣训集基本囊括了全部圣训的主要内容,编订严格,分类明确,可靠性强,不仅被逊尼派穆斯林尊为具有经典品级的著作,而且也得到其他教

派的重视。读了这六部圣训集,即可基本了解圣训之全貌。同时,这六大圣训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按教法问题分类编辑而成,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伊斯兰第二法源和“圣训教法”,从中吸取规律以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诸多教法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我想崇仁阿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耗费精力把这六大圣训集译为汉文。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六大圣训集的基本情况,在这里愿就我之所知对其作点简要介绍:

一、《布哈里圣训实录》。为9世纪中亚布哈拉法学家和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布哈里(810-870年,简称布哈里)辑录汇编。编者自称曾向千余名学者学习求教,历时16载,搜集到了60多万条圣训素材,经过分析、整理、筛选和考证,最后选出9082段(但开罗出版的由穆罕默德·福·阿布杜拉·巴基编号审订的13卷本所编序号,实有7536段),汇编成册。该经重复较多,往往将一段内容相同而首传人不同,或内容基本相同,但略有增减,重复编排在不同章节内,比如“一切行为,唯凭立意”和“在海巴尔之战时,先知曾禁止吃家驴肉”这两段圣训在不同章节中分别出现过7次和6次。所以除去重复的,仅有2513段(一说2762段)。全集共分为97章3450节。由于将一段内容略有不同的圣训分别编在不同位置,故出现节数大于段数的现象。此《实录》是第一部收集圣训最多的圣训集,编成后,受到伊斯兰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认为是圣训辑录本的典范,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在宗教学上的地位,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仅次于《古兰经》。在重要场合以她发誓,其效果等于以《古兰经》发誓,而其他圣训辑录本均无此效能。此经问世以来,先后出现80多种通本注释和附注节选本。通本注释最有名的有:巴勒斯坦圣训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编著的《造物主的开导》(fathu ai - bari),曾有多种版本,最新版本是20世纪60年代经由穆罕默德·福·阿布杜拉·巴基核订并编排序号,由开罗遗产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印行13册;叙利亚哈奈斐派圣训学者白德伦丁·艾尼(1361-1451年)编著的《求索者玉柱》('umdah al - gari),印行11册;艾哈迈德·葛斯特拉尼(? - 1517年)编著的《行道者指南》(yirshad al - sari);苏优蒂(1445-1505年)编著的《实录绶带》(al - taoshih)等。《布哈里圣训实录》一直是逊尼派经学教育圣训课程的首选教材。

二、《穆斯林圣训实录》。为9世纪波斯圣训学家穆斯林·本·哈查吉·内沙布尔(821-874年)辑录汇编。此经地位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与《布哈里圣训实录》并称为《圣训两部实录》本。伊玛目穆斯林曾从师布哈里及其老师学习过圣训。后旅行求学到汉志、伊拉克、埃及等地,并向艾哈迈德·本·罕百里、赛义德·本·曼苏尔、阿慕尔·本·西瓦德等当时有名望的圣训学家学习圣训。自称共辑录30多万段圣训素材和1万多条传述世系,经过考证筛选、加工分类,整理出1.2万段圣训,其中不重复的约4000段。据穆罕默德·福·阿布杜拉·巴基审核编号,实为3033段。他继承老师布哈里刻苦、求实、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并且在圣训的编辑分类方面还有所改进。主要特点为:(1)分类归纳性强。也按教法所涉及的问题分为57章,力求将一些内容相近或相同的圣训尽可能置于同一章内,纲目清晰,方便读者查阅。(2)以圣训文字完整性和文理连贯性为原则,把每段圣训都分别置于一个相应的位置,尽量避免将包含不同内容的一段圣训分解为几段。(3)对内容相同而文词或传述世系不同的圣训进行排列时,依照圣训真实程度为序,先正确,次良好,后虚弱;对一则不同传述世系的排列也是以健全无暇的为基础,尔后依次排列有缺陷、疑点的作为补充。(4)卷首编者撰写了长达数千言的绪论,介绍了当时圣训学的基本原理和内容,提出了鉴别圣训的



条件等,实际是一篇圣训学概论。《穆斯林圣训实录》有多种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经穆罕默德·福·阿布杜拉·巴基核订并加序号,由开罗阿拉伯图书复兴出版社印行的版本,分5卷,前4卷为正文,第5卷为目录和各种检索,正文每页下方附有简要注释。此《实录》问世后,许多学者为之作注。主要的有叙利亚圣训学家叶海亚·本·谢里夫·脑威(?-1277年)所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脑威注解》,将每章分为若干节并为之加了节题;马立克学派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马兹里(1061-1141年)所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裨益通晓》;摩洛哥圣训学家卡迪·伊雅兹(1083-1149年)所撰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裨益通晓续集》,以及埃及学者苏优蒂所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缀辑》等。

三、《艾布·达乌德圣训集》。为9世纪中亚锡吉斯坦圣训学家苏莱曼·本·艾什尔斯·艾布·达乌德(817-889年)辑录汇编。该《圣训集》包括圣训4800段。据编者自称,这些圣训是从他搜集到的50万段中精选出的。编者曾师从著名圣训学家伊本·罕百里学习圣训,并与布哈里和穆斯林二位圣训学家切磋并交流过辑录圣训的学问。编者选取圣训重视正文的教法作用大于重视传述世系的考究,所以此经有较高的教法实用价值。全经分为5大门类,即教法规定、品德修养、故事逸闻、宣教劝化和礼仪要求。每一门类分为若干节,每节一般只有一段圣训。此经特点是未收录先知门弟子、再传弟子的言论,对一段包含几个教法问题的圣训分开排列,故有一定的重复。后世学者曾为此经作过几种注释,其中阿富汗学者哈姆德·赫塔比(929-998年)所撰的《圣训标识》,埃及学者苏优蒂(1445-1505年)所撰的《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注释》,古蒂布丁·艾布·白克尔(?-1258年)所撰的《艾布·达乌德圣训集解》(印行4大册),以及艾布·祖阿尔·艾哈迈德(?-1422年)为其所作的部分注解比较有名。埃及圣训学家宰齐尤丁·蒙兹里(1180-1258年)对其进行缩编,成为《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撮要》。

四、《提尔米兹圣训集》。为9世纪中亚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尔撒·提尔米兹搜集汇编而成。提尔米兹曾在伊本·罕百里、布哈里、穆斯林和艾布·达乌德等圣训学家门下学习圣训,游学呼罗珊、汉志、伊拉克等地寻访圣训收藏者和背记者,记录了大量圣训正文和传述世系。他采用布哈里和穆斯林二人选录圣训的原则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凡考证是真实的、与伊斯兰精神和伊斯兰理性相一致且传述人公正无私的,方采纳入编。此圣训集共收录圣训5000段,每段圣训之后一般附有对传述世系考证和圣门弟子或当时著名教法学家的评论。因该《圣训集》所收内容涉及法学、教义学及其他学科问题较多,曾有“圣训百科”之誉。其中第46章专述先知家属成员的品德,受到什叶派的重视。编者自称:“在此经中,我所辑录的都是各教法学家遵行的圣训。”由于在经中引述了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各地教法学者关于具体教法问题的不同主张,而且选取圣训重视其在教法上的证据作用,故此经是研究教法学派分歧问题的重要典籍。后世学者为此作过多种注释,最有名的有:伊本·阿拉比(?-1148年)撰写的《阿利岱图勒·艾哈沃济》,伊本·西德·那斯(?-1333年)选注后,由济努丁·伊拉基(?-1404年)续完的《提尔米兹圣训集注释》和苏优蒂所著的《求食者的食粮》等。

五、《穆吉台巴圣训集》,又名《奈萨仪圣训集》。为9、10世纪之交的呼罗珊圣训学家艾哈迈德·本·舒尔布·本·阿里·奈萨仪(839-915年)辑录而成,奈萨仪曾在布哈里、穆斯林和艾布·达乌德等圣训学家门下受教。“穆吉台巴”意为“被精选出的”,源于编者曾辑录出了一部《圣训集》(后称为《圣训大集》),经稿呈送当时巴勒斯坦艾米尔审阅,后按艾米尔建议,将其中自认为最真实



可靠的圣训摘出,重新列目缩编,称此缩编本为《穆吉台巴》,或称《圣训小集》。《穆吉台巴圣训集》收录圣训 5700 余段,分为 51 章,与《穆斯林圣训实录》分章很接近。编者在筛选过程中,采用布里和穆斯林两家的考证原则,故该经所收集圣训绝大部分为真实的和良好的,虚弱的圣训所占比例很小。埃及著名学者苏优蒂曾对其作过简注,在开罗印行的版本里,注释附在每页下方。印度哈奈斐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哈迪(? - 1726 年)为其作过脚注,比苏优蒂的简注略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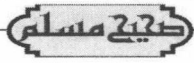
六、《伊本·马哲圣训集》。为 9 世纪波斯圣训学家穆罕默德·本·耶吉德·伊本·马哲(824 - 887 年)搜集汇编而成。该经选录圣训 4341 段,编为 37 章,1515 节。章次分类与《穆斯林圣训实录》分章很接近。章次不繁,章题简明扼要;分节较细,节题短而精悍,查找容易。该经所收录圣训与上述五家圣训集大致相同,多数是真实和良好的。此外还有独家搜集的 1339 段圣训,虽然编者自称大多数是良好的,然而有些圣训学家认为此 1339 段的多数传述世系人数达不到圣训学规定的人数标准,因而被认为多数是虚弱的,不能作为解决教法问题的依据。由于这一原因,部分圣训学家将此经排除在标准本之外,而说逊尼派的圣训集标准本只有五部。有些圣训学家如勒吉因·赛尔古斯蒂(? - 1140 年)和伊本·艾西尔(1150 - 1210 年)等人将马立克的《穆宛塔》列为第六标准本;而阿斯格拉尼则将《达雷米圣训集》列为第六标准本。这些不同的主张并未影响多数圣训学家对《伊本·马哲圣训集》的评价和其在圣训集中的重要地位。此经问世后,先后有多位圣训学者为其撰写注释。最有名者当推凯马鲁丁·达米里(1341 - 1405 年)所撰的《迪巴彻》(印行 5 册),苏优蒂所作的《玻璃灯》,希拉朱丁·欧麦尔(? - 1480 年)撰写的《伊本·马哲圣训集必读》(印行 8 册),以及谢赫·德海里(? - 1394 年)所撰写的《满足需求》等。

学习、掌握圣训的现实意义

先知的时代虽然已经久远,产生圣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环境虽然与现代社会情况截然不同,但是,千余年来,圣训作为穆斯林行教立法的第二依据性质未变,圣训所包括的思想主张,不仅对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穆斯林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今天,在全球 50 多个伊斯兰国家和 15 亿穆斯林信徒之中,圣训的影响,不仅没有衰减,且有与日俱增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圣训既是了解和学习伊斯兰教义不可或缺的典籍,也是研究伊斯兰 - 阿拉伯文化必须涉猎的文献,所以全面翻译介绍和出版各种圣训集对我们穆斯林和伊斯兰 - 阿拉伯文化研究者都十分必要。对穆斯林来说,“信使者”是伊斯兰教六大信纲之一,遵守圣训是所有穆斯林表现其伊斯兰属性的重要标志。每个穆斯林应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圣训,以便提高自己的宗教知识、道德水平和判断信仰是非的能力;对教职人员和伊斯兰学者而言,更需深入研究圣训,精通圣训学问,加深对伊斯兰教义和文化思想的理解,从先知的言行及其高尚品德中吸取营养,树立为人师表的形象,提高为他人解惑释疑的水平,培养自己为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所必备的专业能力。另外,从学术角度讲,对于宗教研究工作者来说,学习和研究为众多穆斯林奉为圭臬的圣训,深入探究伊斯兰教及其思想发展过程,准确理解伊斯兰文化的本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伊斯兰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圣训中,不乏闪烁智慧之光、对我们现今社会生活仍深富启迪的警句,如“爱人如爱



己”、“人类像梳子齿般一律平等”、“人类互为兄弟,无论他原意与否”、“爱国属于信德的一部分”、“真理虽苦,也应说出”、“不慈爱人者,得不到人的慈爱”、“求学应从摇篮到墓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教人行善者,如同自己行善;教人行恶者,如同自己作恶”、“人中最优秀者乃其性格最善良者”、“宁可孤独,也不与恶人相处”、“不诚实者无信仰,不守信者无教门”、“诚实会导人于善,善会导人于天园”、“万事以中道为佳”、“万般行为,唯凭立意”、“伤害不同教者,等于伤害我”、“求官者不能委之以官”、“孝亲者子必孝之”、“天堂在母亲脚下”、“好事贵在持之以恒”、“知耻属于信德的一部分”、“节约是生活的一半”、“清洁是信德的一半”、“择居先择邻”,等等。这些至理名言不仅是圣训中的灿烂明珠,在伊斯兰文化遗产宝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将她放在人类优秀文化秤盘去衡量,也有其不轻分量。她对我们穆斯林律己修身、处世待人、追求真善美具有重要地指导意义。

2007年7月17日于京城三艾书屋

前 言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凡是使者命令你们的，你们都应当遵循；凡是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都应当戒除。”

——《古兰经》59:7

“他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

——《古兰经》53:3-4

“我给你们留下了两件法宝，一是安拉的经典，二是安拉使者的逊奈。只要坚持这两件法宝，你们一定不会陷入迷途。”

——《穆宛塔圣训实录》

一、圣训概说

圣训，阿拉伯语“哈迪斯”、“逊奈”的意译，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年）在廿三年传教过程中的言行记录，同时包括他允许或默认的门弟子们的言行。圣训由传述世系（Sanad）和正文（Matn）两部分组成，正文是圣训所讲述的内容，传述世系为该段圣训的一系列传述人。圣训传述人都是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穆斯林学者传统上一般把圣训分为4大类：（1）论述宗教义务和功课的称为“伊巴达特”（‘Ibadat）。（2）论述社会义务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称为“穆阿麦拉特”（Mu‘amalat）。（3）论述伦理道德的称为“艾赫拉格”（Akhlaq）。（4）论述求知和文化教育的称为“麦尔里法”（‘Ilm, Ma‘rifah）。

从伊斯兰沙里亚层面讲，圣训属于安拉对穆圣的启示（阿拉伯语为沃赫仪）（见《古兰经》53:3-4）。圣训是伊斯兰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经辑录定本的六大圣训集被视为仅次于《古兰经》的基本经典，是对《古兰经》基本思想的阐释，它对整个伊斯兰的教义、教法、礼仪和道德作出了全面回答和深刻论述，成为后世各派法学家立法建制的第二位渊源和依据。圣训也是一部全面反映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指导和规范穆斯林日常生活行为的权威范本，受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高度尊崇。如果说《古兰经》是经，是纲，圣训则是疏，是目，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文化的思想源头，其中蕴含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教义教法、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不仅对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穆斯林的思